

阿爾巴尼亞的經濟與外交

畢英賢

阿爾巴尼亞是在巴爾幹半島上，亞得里亞海邊的一個小國，人口兩百多萬，土地一萬一千一百平方哩，但是在共黨國際政治中却扮演着一個突出的角色。一九四四年當義大利與德國軍隊撤離阿爾巴尼亞時，霍查(E. Hoxha)與其共黨所統領的「民主陣線」成功地清除了大部分反共組織；當年九月組成了「革命政府」。一九四六年宣佈為「人民共和國」。在取得政權之前，阿爾巴尼亞勞工黨(一九四八年以前稱阿爾巴尼亞共產黨)原在南斯拉夫狄托的共黨直接領導之下。

對世界而言，阿爾巴尼亞無多大重要性。對蘇俄而言則又作別論，因為蘇俄始終想在地中海尋找立足點。此外，霍查深恐狄托兼併阿爾巴尼亞，而於一九四八年七月借機與狄托斷絕關係，倒向蘇俄，直至一九五六年俄共鞭史達林屍時為止。一九六一年與蘇俄形成公開絕裂，霍查在歐洲找不到強有力的庇護，於是轉向共匪。

目前，看起來阿爾巴尼亞像是共匪在歐洲的灘頭堡。但是這種關係是否可長此以往，是值得探討的。由於近年來國際政治的演變與去年美國總統尼克森在對外關係上，作出了幾件被國際輿論視為不尋常的活動，使國際力量的排列與國際間相互關係發生了或正發生着變化。阿爾巴尼亞叢爾小國，其對外政策自然難免不受國際政治影響的衝激。本文擬列述它的經濟與對外關係現況，以便了解它未來的動向。

※ ※ ※

在經濟方面，阿爾巴尼亞是東歐國家中最不發達的國家，其遠程目標是現代化與工業化。以西方為標準的工業化剛剛起步，農業與採礦是阿爾巴尼亞國家生產的最主要部分。阿共政治局擬定經濟政策，國家計劃委員會確定特定生產目標。除極少數商業與農場外，所有經濟設施與活動皆為國有與國營。

一九四九年阿爾巴尼亞曾加入共黨集團的經濟互助委員會，但至一九六一年與莫斯科公開破裂後，就未派代表參加會議，並經常對經互會與華沙公

阿爾巴尼亞的經濟與外交

約組織之活動施以攻擊。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六一年阿國外貿主要對手是蘇俄，其貿易額佔阿國進出口總值的一大半，其逆差由蘇俄、共匪與其他東歐國家貸款支付。據報導，這筆逆差幾乎達二十二億盧布(註一)。俄阿決裂後，共匪代替了蘇俄地位，外貿逆差仍繼續存在，但有日益降低的傾向。

阿爾巴尼亞經濟中的工業，祇限於開採基本礦產原料、加工工業、食品與紡織工業等。由於國內市場狹小，專門技術缺乏，故除了開礦、石油與建築材料外，很少致力於其他重工業。

阿共的工業政策在時間上分為兩期，從一九四四—四七年是戰後恢復重建與生產資源國有化時期；從一九四七到目前為止，工業部門一直按史達林式的、連續的經濟計劃作業。起初，一年一個計劃，然後(一九四九—五〇年)二年計劃。一九五一年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這個計劃完全追隨史達林的路線，不顧農業與消費品，立意增加重工業生產。由於蘇俄的技術援助，該計劃大部目標已完成。第二個五年計劃(一九五六—六〇)再使工業產品獲得增加。第三個五年計劃(一九六一—六五)，並未因蘇俄終止經濟援助而停止，原因是共匪填補了蘇俄的空缺。

近年來，阿爾巴尼亞與法國、義大利、奧地利和羅馬尼亞等成立了經濟協定，對阿國的工業可能帶來不少技術與物質協助。因此第四個五年計劃目標也大致完成。一九七一年起，執行第五個五年計劃。

同其他東歐共黨國家一樣，阿爾巴尼亞的農業不能跟着工業步伐前進。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是馬克斯主義基本理論的不健全，所有共黨關於「集體化」的教條，皆不承認農民的傳統的獨立性，與其對土地的依存心理。

地拉那與波蘭和南斯拉夫「修正主義」不同，其近期目標是徹底集體化。一九六一年霍查在阿共黨代表大會上宣佈，阿可耕地百分之八十六業已成為集體與國營農場所有，但是農民極不願改變其生活方式。事實上，獨立農民的生產遠比集體化農民高。國營農場在阿爾巴尼亞的比重不高，按阿爾

巴尼亞的資料，一九六七年時，國營農場佔百分之二九·三，集體農場佔七九·七，私耕農百分之二（註二）。

一九七〇年是阿國第四個五年計劃的最後一年，據統計，國家總收入較一九六九年成長百分之六，預定成長原為百分之十。其中，工業生產增加百分之七點七，農作物生產增加百分之五，畜牧百分之四；按照計劃，農業總生產應增加百分之十七。無論在工業部門或農業部門內沒有能夠完成的任務皆不少（註三）。

以整個五年計劃而言，第四個五年計劃期間工業總產額增加百分之八十三，農業百分之廿九。事實上，在農業部門內，其預定的目標祇完成一半多一點（註四）。

一九七一年開始第五個五年計劃。

與一九七二年比較，一九七二年工業總生產增加將近百分之十；農產增加將近百分之十二。在工業方面未能按照預定計劃完成的有銻鋼工業、電力工業、建築材料工業等；農業也祇完成預定目標的百分之八十七（註五）。

就五年計劃頭兩年的結果言，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與一九七〇年比較，共成長百分之廿二。兩年中，農業任務祇完成計劃的百分之八十六（註六）。

按照阿爾巴尼亞一九七三年國家經濟與文化發展草案，今年工業總生產較去年增加約百分之十，其中生產工具生產增加百分之十二，消費品增加百分之九。農業總生產，預計較去年計劃產量增加百分之六·六，換句話說，較去年實際產量增加百分之廿三。以往阿爾巴尼亞農業經常不能達到預期生產目標，由此觀之，一九七三年農業計劃頗不切實際。由於年度計劃必須遵循五年計劃，因此年度計劃擬制人不得不這樣定出。

阿共雖然通過獨裁方式在短期內藉幾個五年計劃使阿爾巴尼亞工業有較快速的發展，但是其工業仍舊遠落其他東歐國家之後。目前在工業方面最大的困難是缺乏訓練有素的工業工人與增加生產足夠的激勵。

在東歐，農民普遍敵視其政府的農業政策，但是這個事實不致於構成對各共黨政權的直接威脅。如果說這種現象對共黨政權還有一些威脅的話，那也是間接的。這就是，由於農業不振，食物供應短缺很可能造成人民的不滿。這種間接威脅在阿爾巴尼亞也無多大重要性，因為阿爾巴尼亞人民生活一

向窮困。

※ ※ ※

從阿共政權成立以來，其與外界的合與分，似乎都染上一層與政治教條有關的色彩；事實上，思想分歧本身影響其政策措施的力量微乎其微。在共產世界裏，一個衝突的發生，無論其真正動機是爲了個人、團體或國與國的權力，其鬥爭的形式必然是思想的。按實情論，阿爾巴尼亞對外政策的主要目標是如何在南斯拉夫的窺伺和威脅下維持其國家的獨立與安全。

南斯拉夫與阿爾巴尼亞關係向來不和睦，這牽涉到種族的差異、領土的爭執以及巴爾幹半島的政治問題。二次大戰中，當軸心國佔領巴爾幹半島時，兩國共黨游擊隊爲共同利益而合作，因此在戰後兩國政府間才有正常關係。後來，至一九四七年，狄托的企圖已表露，他感興趣的不是獨立的巴爾幹各國的聯邦，而是大南斯拉夫。一九四八年南斯拉夫被逐出共產黨情報局，阿藉此機會與南斷絕關係；一九四八年七月起，蘇俄代替了南斯拉夫在阿爾巴尼亞的地位，變成了阿國的保護國。

在史達林有生之年，阿爾巴尼亞隨聲附和蘇俄猛烈攻擊南斯拉夫，有如現在攻擊蘇俄一樣。此外，蘇俄在亞得里亞海附近也獲得了軍事基地。史達林死後，蘇俄對南政策變更；俄阿合作的軍事意義已小於經濟意義了。此刻，狄托力圖對東歐政治施加影響力，加上阿爾巴尼亞的國界有三分之二與南斯拉夫相連接，這樣構成了對阿共領導的威脅。這一威脅雖然不致危及阿國的領土完整，但危及了霍查及其追隨者的個人安全。顯然，他們祇有繼續使用史達林的高壓方法才能保持着控制權。

一九五七年霍查在阿共中央全會上發表爲史達林辯護的演說，這篇演說構成了爾後俄阿分裂的理論基礎。一九五七—一六〇年期間攻擊、反擊皆在高密度秘密中進行。俄對阿之軍經援助仍繼續，但地拉那與北平之間各種連繫業已形成；匪駐阿使館人員大增。一九六〇年雙方不和較明顯，阿共頭子霍查與部長會議主席謝胡未參加布加勒斯特東歐高層會議、阿共內部整肅以及學術性辯論「修正主義」日益尖銳，皆預示着嚴重的分裂。匪俄之間的意見分歧使這情況變得更加複雜。

一九六一年俄共第廿二次代表大會阿共未接到邀請參加，此舉在國際共產主義世界中含義極爲重大。大會上，黑魯曉夫復嚴厲攻擊阿共領導，匪代

表周匪恩來在表明支持阿爾巴尼亞與譴責蘇俄某些政策後，即離開莫斯科。同年，阿爾巴尼亞宣佈，黑魯曉夫曾支持一項政變，陰謀推翻霍查政權。

對現時的蘇俄而言，阿爾巴尼亞的經濟與軍事價值不大。但是它的繼續反俄，成爲共產集團內部不和的擴大器，被共匪利用作爲影響東歐事務的基地，這些皆是不容忽視的。

蘇俄退出，共匪成爲阿國的保護國。起初，由於相距遙遠，有人懷疑共匪是否有能力支援。俄國也許會有此想法，以爲阿爾巴尼亞會再回到蘇俄一邊。事實出乎蘇俄的意料，共匪適時地給予阿爾巴尼亞有效的援助。一九六一—六五年匪援阿貸款爲一億二千五百萬美元，一九六五—七〇年爲兩億一千五百萬美元，其援助無論在數量上與品質上皆未超過蘇俄的援助。然而，由於俄援在阿已奠定了基礎，遂使匪援發生不小作用，使霍查安然渡過危機。一九六四年一月與一九六五年三月周匪恩來兩度正式訪阿；復於一九七〇年簽訂長期經濟協定，匪長期無息予阿提供貸款。近年阿對外貿易亦有增長，約百分之九十係對「社會主義國家」；對匪貿易額約佔其總額之半數。

在西方國家中，阿爾巴尼亞對美國一直懷敵對態度，一九七一年初美國曾表示願與阿爾巴尼亞科學交流，一九七二年，美國復作出各種低姿態以吸引阿國改善兩國關係的興趣，而地拉那方面的敵意未消。這種敵對態度多半是基於思想的理由。迄今，地拉那的宣傳，經常對美國政策施以攻擊。另一方面，阿爾巴尼亞與其他一些西方國家保持不同程度的貿易關係或外交關係。例如，它與法國、奧地利、義大利與芬蘭等國的貿易日漸積極。同希臘曾因幾個原因（包括領土爭議）雙方一向不和，但自從一九七〇年起雙方關係獲得改善，一月間，雅典與地拉那簽訂貿易協定。一九七一年恢復關係，一九七二年十月簽結兩國第一個正式的商业協定，按照協定，兩國每年商業來往可達八百萬美元。

此外，在一九七〇年中瑞士、比利時、荷蘭等也與阿國建立外交關係；一九七二年同挪威、智利、祕魯建交。

由於宗教原因，阿爾巴尼亞同聯合阿拉伯共和國、阿爾及利亞、利比亞、土耳其等保持友誼關係。同一共產國家，雖然在一九六一年曾中止外交關係，但貿易關係仍被維繫。這類國家包括北越、北韓、古巴、羅馬尼亞及東德等。

阿爾巴尼亞的經濟與外交

從種種跡象看，阿爾巴尼亞對外政策顯然有了變化的趨向。例如，一九七一年霍查在阿共代表大會的演說中，雖然猛烈攻擊「南斯拉夫修正主義」，但一面又說「阿爾巴尼亞與南斯拉夫在各方面改善關係」，又說「南斯拉夫人民與阿爾巴尼亞人民是兄弟」。其實，這一年二月間已與南斯拉夫恢復了正式關係，六月南斯拉夫派了使節駐地拉那。同時，羅馬尼亞與阿爾巴尼亞關係也在改善中，一家羅馬尼亞報紙說：「羅阿兩國人民關係業已建立，並在發展中」（註七）。

阿爾巴尼亞對外關係政策的轉變不是沒有原因的。一九六八年八月蘇俄公然侵入捷克，使阿共（南斯拉夫與羅馬尼亞亦不例外）膽戰心驚，體會到一面倒向北平的對外政策並不足以確保其國家的獨立與安全，而且發覺目前威脅其安全與獨立的已不是南斯拉夫而是蘇俄了。此時，阿國一面譴責蘇俄集團的侵略行爲，正式宣佈退出華沙公約，一面再度尋求匪幫的支援和保證。同時，逐步改善和巴爾幹半島上鄰國的關係，與西方國家建立貿易與外交等關係。一九六九年匪俄發生邊界衝突事件，匪軍劣勢暴露，阿爾巴尼亞更加覺得共匪援助難以保護其安全。共匪進入聯合國後，展開外交攻勢，廣結新歡，阿國友誼對匪越來越失去原有的重量。一九七二年，共匪與美國建立接觸，使阿共領袖更加難堪。對歐洲共同市場，匪阿有着不同的觀點，共匪認爲共同市場的擴大可以構成另一個影響兩個「超級大國」的力量，而阿爾巴尼亞把它稱之爲一個「新的超級大國」。

儘管阿共向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建立關係，與共匪關係在程度上有了變化，它仍然沒有與蘇俄修好的意圖。阿爾巴尼亞回絕了蘇俄恢復貿易和邦交的建議。一九七〇年九月霍查在一篇演說中拒絕了蘇俄停止論戰的呼籲，顯然關閉了恢復邦交之門（註八）。在一九七一年十一月阿共代表大會上，霍查特別攻擊蘇俄的「有限主義論」（註九）。將近廿年來，霍查不斷對「蘇修」作出各種批評與指責，如果現在改變路線，與蘇俄復交則等於承認自己犯了大錯。無論霍查有多大權力與多麼擅於權術，他如對蘇俄軟化，必然會失去權位。因此，祇要霍查不死，俄阿關係很難好轉。

阿爾巴尼亞的基本目標是維護主權和獨立，快速經濟發展，建設社會主義社會，促進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無疑，經濟發展是他的主要課題

但是在科學技術高速發展的今天，孤立的經濟不可能高速發展。別的因素不談，這一點已使阿國不能一面倒向北平。縱觀歷年來的阿國經濟，雖有進步，但很多問題尚待解決。例如，在阿爾巴尼亞的主要食品如麵包、麵粉、肉類、油等仍然實行配給制。從前，阿共要人民「生活革命化」，自然引起不滿，現在改為「黨的生活革命化」，把一切罪過完全推到中下層幹部身上。在未來，基於很多原因，地拉那將與北平保持現存關係，同時發展與其他國家的關係，但不再把北平視為唯一的對外通道。阿爾巴尼亞新的對外交策將東西兼顧，一改廿五年來祇顧到東方的舊作風。

註一：按一九六一年五月一日俄國家銀行公佈之匯率為一美元等於〇九盧布。

越戰對美國社會的影響

李本京

長達十一年另一月的越南戰事終於元月二十七日宣告停戰。對美國而言，這是一場引人爭議的戰爭，對社會及政黨政治都有極大的影響。在美國建國一百九十七年的歷史中，很難找出另一個如越戰般的引致部份人民的離心離德了。由於越戰而引致了國內社會的動盪，士氣的低落，領導中心的動搖及「反文化」(Anti-Culture)團體的產生，充分的顯示出越戰在美國歷史上將佔有一篇極為特異的記錄。

截止元月二十日已有四萬五千九百三十七名美軍陣亡，事實上死亡人數當不止此數，其數達一千名列入「失蹤」名單的美軍的生還可能性很小。是以保守一點的估計，這場戰事至少有四萬六千美軍陣亡，再加上三十萬三千六百多人的傷殘，及耗費達一千四百億美金的費用，美國在這場創記錄長的戰爭中真犧牲了為數頗鉅的生命財產(註一)。這就可見其為何有這麼既深且遠的影響了。

從爭學術自由到反戰運動

註一：Vietari Statistikor 1966-67。一九六七年，地拉那，第七六頁。

註三、四：蘇俄大百科全書一九七一年年鑑第二〇九頁。

註五、六：阿爾巴尼亞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廿六日「人民之聲」報載國家委員會主席阿不都爾·克勒齊的報告「一九七二年國家計劃的執行，一九七三年國家經濟與文化發展草案及一九七三年國家預算」。

註七：「自由羅馬尼亞」日報，一九七三年一月十一日。

註八：阿「人民之聲」報，一九七〇年九月十九日。

註九：同註八，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日。

儘管「學術自由」(Academic Freedom)的口號由來已久，然而學生為爭取「學術自由」而組織起示威遊行却是從一九六四年開始，當是時也，貝克萊加州大學的學生發起遊行示威，他們對校方的一些政策不滿，要求更多的學術獨立。這些遊行較後來的要溫和得多了，他們採取「靜坐抗議」(Sit-in)在校園內某大樓內羣聚而坐，聲言校方如不答應其要求就將靜坐到底。事實上有些人帶着吉他去，一面閑坐，一面唱歌，倒也不十分寂寞。當然後來警伯大人們到來才將其趕了出去。這種文雅的抗議到後來愈變愈離譜，等到一九六八年春，學生運動已發展成暴動了。

一九六八年的四月真是一個多災多難的月份，在這以前，全美很多大學均有反戰的示威運動，可是到了這年春暖花開的日子，很多大學才真正嘗到罷課、示威、暴動的苦果。今試舉哥倫比亞大學為例，就可知其情形之嚴重性了。

從四月二十三號始，為數二百的哥大學生「解放」了五座大樓，佔領了校長辦公室，軟禁教職人員達二十四小時之久，最後迫使校方宣佈停課，取